

'DURACELL, MRS. TANAKA SAID'

FERDINANDO FREGA



DURACELL, TANAKA 夫人说

日本式的死亡

The Art of Attraction · 12

那天我在米兰总部。我得向营销部的人解释，一件产品如何只靠让人闻一闻就能卖出去，这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。

我们卖的是个人护理产品，和食品从来没有任何关系。但看似合乎逻辑的东西，在现实中遇上了另一个维度——在那里，幻想嫁给了黑色小说，一下子变成了真相。

想法是这样的：如果我们请一位顾客闻一闻一件产品的托盘，他会告诉我们，他只闻到了压制纸板的味道。而我会告诉他，单凭品牌，他闻不到它背后成功的气味。

哈哈哈哈哈。

不过，我们别在背景里迷路。这个故事讲的不是这个。

我刚吃完热狗回来，就在门卫室旁的出口，碰到我的CEO正要出门。他把我叫过去说：“Frega，跟我走。别再跟营销部的人玩了，他们永远不会明白的，除非他们看到你在一线干活。走吧，我们去机场接一位Gillette同事，日本的新CEO，TANAKA夫人。

“你会看到的，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，而且她喜欢卡拉布里亚人。很久以前她有过一个你们那边的男朋友；上次我们在波士顿开董事会时，她跟我说的。”

“可是Dottore，我不会说日语，我在那边从来没交过女朋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从来没去过那里。”

“来吧，上车，你开。我们去米兰Malpensa机场，路上我跟你解释。我会让秘书告诉所有找你的人，说你跟我一起出差了。”

我们前面大约有五十分钟的路，他开始问我私人的问题：家里，孩子，我父亲的近况——他和我父亲很熟。一点工作都不谈。直到离机场只剩最后十分钟，他才给了我几个关于来人的技术细节。

Tanaka夫人最近经历了一场丧事，她父亲去世了，这是一个表示慰问的好机会。言谈之间透露出，她来自Duracell的全球董事会，几个季度前才刚刚在Gillette得到这个新任命。但背后藏着什么，没有一丝怀疑，至少在我所在的纬度上没有。

我看见她走过来：中等身材，优雅，面带微笑。我的CEO热情地向她问候，按礼节在脸颊各亲了一下。我没有那样的交情，只吻了吻她的手，她笑了。

她先要去一趟洗手间，然后在酒吧的一张小桌旁停下来，喝一杯，说几句话。

她很快就回来了，清爽，比之前更香，我的CEO转向她表示慰问。她回答：

“死亡在全世界都一样，但那些看着死亡、讲述生命故事的人的哲学，对一个东方民族来说，和西方的相去甚远。”她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你们想起他的时候会哭。我们讲他的故事时会笑，因为他活在他做过的事里，而不只是活在他曾经是谁里。”

这是一个新的概念，同时也是一个难懂的概念。我没有乱了阵脚，但我费了好大劲才消化它。

然后她转向我，用一口地道的卡拉布里亚方言说：“Capisci sti。”

哈哈哈哈哈。

他们两人单独待了大约十分钟，私下交谈，而我一直在想她的话。她回来经过我身边时道了别，转身走开，就在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在她身后大声喊道：

“Tanaka夫人，capiscia aaaa。”

她笑了，走远了。

又是五十分钟的车程回总部。CEO一直沉默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我开着车，什么也不问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他对我说：

“那位日本同事跟我说，你是个讨人喜欢的人，但要小心你。”为什么？

“她说，像你这样的人不为公司工作，也不管理公司。”那他们做什么？

他笑了笑，回答：“Capisci sti。”

Ferdinando